

书林广记

书卷多情似故人

□吴镇

今年的读书月正值农历三月,突然想起书柜中有本林文月先生的散文集《三月曝书》,抽出一看,映入眼帘的就是封面的一段引语“晴好无风,春日曝书。静静分享,阳光,岁月,书香”。翻到封底一看,2012年印刷,正是我搬新居的时候,恍然省悟:该书应属人驻我新书柜的第一批伙伴。现在几个书柜已插满、叠满上千册书。当初装修房子,特意交代木作师傅将客房的衣柜辟一方天地,隔成书柜。朋友到访,看到我衣柜藏书,也觉得新奇。随着书越来越多,后面又购入一大一小两个书柜。大的放房间,小的放客厅沙发边上,以便放置常读的书。

上千册书,有新知,有故友,有经常翻读的,有偶尔翻阅的,有买时翻阅几页就闲置书架的。在我心中,它们都是因缘际会结交的“朋友”。

古乐府诗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书无新旧之分,凡投缘的,都是好书。子曰“温故知新”,书天然具有对“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祛魅的法力。同样一本书,20岁时读和40岁时读,收获不一样。年轻时也许觉得晦涩难懂,但种下一颗种子,等时间和机缘到了再看便豁然开朗,有如禅宗的顿悟。

《三月曝书》是购于当年瑞京路的晓风书屋。与之结缘也是件趣事。当时正读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之所以会读这部古籍,是因为在哪里看到一句“初唐诗人作诗多用世说新语典故”,那时我正学习古诗词。巧了,这套《世说新语笺疏》也是购于瑞京路的晓风书屋。说巧其实也是必然,这类书在漳州也只有晓风书屋可以买到。因对“阮咸曝书”“郝隆晒书”印象深刻,当时一看到《三月曝书》便觉得心有戚戚焉。作者能在《三月曝书》,文章想必很有趣。

我读书习惯受于父亲。父亲的单位和家在同一幢楼,单位有一个小图书室,以小说为主,《说唐》《说岳》《小说月报》,梁羽生、金庸武侠小说

等。那时的武侠小说还是舆论口诛笔伐的异类,我却在小学毕业的暑假就在父亲单位的图书室读完《射雕英雄传》和《七剑下天山》。当年的异类,如今已成经典,想来也是幸事。那时我通过阅读武侠小说,不仅完成对繁体字的“扫盲工作”,更被小说里的定场诗吸引,由此热衷起古典诗词。后来我从家中翻出《李白诗选》,读到《将进酒》《侠客行》《月下独酌》等诗,陶醉之余不免神往于诗仙的豪迈、孤傲。

年轻时读的书,影响思想,决定兴趣的选择,书缘的偶然渐渐过渡成必然。我终于在参加工作后买了第一本诗词工具书:上海古籍出版、龙榆生编撰的《唐宋词格律》。上世纪90年代,那时的我还是留中分发型的不羁青年。付钱时老板略带诧异的眼神,记忆犹新。

如果把家中的书柜视为“宇宙”的话,散布柜中的“星星”都源于这本《唐宋词格律》。这本书开启我十多年购读中国古典文学书籍的旅程。早年囊中羞涩,我常逛书店找寻感兴趣的,等打折的时候再入手。由于感兴趣的书籍非畅销书,只要耐得住性子,多半能在打折柜上再次邂逅。我有套赵翼的《陔余丛考》,从平价区到打折区整整等了五年,最终三折入手,只是精装本到手已饱经沧桑,书页泛黄了。我买书的依据和导向都在读诗的笺注中:读《山谷集注》《东坡乐府笺》时,在笺释的指引下陆续买入《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本着开卷有益的思路,囫圇吞枣、一鳞半爪地读了一段时间,不知吸收消化了多少,只是平时码字的时候会灵光一闪,跳出某些典故,想想这也许算是收益吧。

《三月曝书》是我购书读书生涯的另一个重要节点,由此开始喜欢散文和杂文,陆续购入台湾学人散文丛书,明清小品的张岱、徐渭、李渔、袁枚,民国的鲁迅全集、周作人选集,又从周氏兄弟的文集中认识并

购入尼采的《苏鲁支语录》、夏目漱石的《草枕》。说来有趣,夏目漱石的“漱石”正源于《世说新语》里“枕流漱石”的典故。《世说新语》我读过多遍,现在时不时仍会翻阅。就这样,家中藏书在阅读和延深阅读中不断“开拓”,像老子所谓的“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三,三生万物”。

购书读书真的会上瘾,看到喜欢的想入手,也不考虑是否有时间和精力读,总暗暗对自己说:先入手,留待以后慢慢读。张岱说:“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交,以其无真气也。”这么看来,我也属于有深情有真气之人。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看着书架上层叠叠的书,我每每生出“望洋兴叹”之慨,我想穷之一生应该也读不完。不过闲暇时书夜夜航,读几段,可能未知、可能重温;或小说,或诗文;也许是唐宋笔记的光怪陆离,卡夫卡的暗黑压抑,汪曾祺的人间烟火,知堂的掌故琐闻,心情总随着作者的文字起伏。读罢掩卷,咀嚼心绪,竟也生出金圣叹“不亦快哉”之感。金圣叹有“三十三不亦快哉”。我上千册书,岂止三十三种不亦快哉。如此一想,购书花钱如流水,也值得!

“人情怯雕冰,世事疏于巧。一叶惯浮沉,三餐粗可饱。愤愤欲何之,逢人但好好。斗室独幽然,尘埃不常扫。摊书乏指归,略略偏于道。濠梁时会心,鼓盆歌还啸。白也上阳台,斗酒充大药。少陵赋延恩,折腰为妻小。居士颇矜傲,香山避凶狡。一斥飞剑刺,谏迎佛骨表。潮州逢大颠,复将佛缘考。陌上有花开,身姿正窈窕。曾自西北来,剑气寒三岛。誓守十四州,飞鸿去杳杳。观书如阅世,世事书中皎。掩卷时反鸟,耳畔多纷扰。慎做跑马场,沉沉令人老。”这是某年春夜读书后写的感怀诗,那时读的是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也算乱翻书乱读的一个小小指归吧!

月光光照心间

□郭宁

古城是个适合赏月的地方。有时满月高悬于天;有时弦月挂檐,发出冷冷淡淡的光。月光照着庙宇照着牌坊照着燕尾脊,照着石板路照着石板路上的行人。心在这一瞬间格外柔软:“月亮好美!”

于是想到李白诗里的月亮;想到张爱玲笔下的月亮。时移世易,月亮流转过古今多少文人墨客痴痴的目光呵!千百年来,他与她写遍月亮的各种姿态,写尽月下之人的诸般心境。月光堆砌出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时常觉得,文字的魅力、读书的乐趣,就化作这月光,倾洒在心间。明月永恒,我亦在书中感受熟悉的温度,搜求相似的困境,寻得自己词不达意的想法念头。世事纷繁,书籍却安静在侧,给予我沉定的力量,让我将封存的心绪归类梳理,为陈年的迷惘找到出口。仿若书是作家随机寄出的信,岁月长河中永远有启封的收信人。每当这时,我心中就会升起一股奇异的感动。

这份感动,让我渐渐爱上读书。中学时代,会在新学期语文课本发下来的几天内将所有课文读完;会在周末去书店消闲,目光扫过一个一个书名和一张张封面,判断哪本书最合我口味。大学宿舍逼仄,买了书无处安放,只好将其中几本堆在床上。每日伴人入睡,也算一件风雅事,好在我没有洁癖。从前读余光中一篇散文,讲他的书斋“书柜”,有段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奈何那些诗书大半不在腹中,而在架上、架下、墙隅,甚至书桌脚下。”我喜欢这幽默的表述。买书如山倒,看书如抽丝,对爱书之人来说,四处乱放的书大约也是一种乐趣。中午回到家,看一会儿书,而后将书随手放在沙发上,去吃饭、午休,再出门上班。晚归看到那本书,又忆起午时看过的段落。“正在进行时”的书成了生活的一个注脚。

读完一本书,一场神交结束。决定接下来读什么,是另一场悸动的开始。有时,我根据时令来选书。春天秋天,品读诗词,读史铁生;漫长的夏天,看日本作家笔下的海;冬天,宜读长篇巨著。古人入冬“数九”,熬过寒意。我这也算是“数九”的另一种形式吧。若是心中焦躁躁动时,选的书就会关联我这段时间最关心的课题。借他人之眼丈量人生,感受来自时光深处的厚重的宽慰。

一本小说经手,我心中一次次映照月光。书中有月光般温柔而坚定的力量,串联着古往今来的思绪与脉动。小城中小小的我,与时光长河里的一串串名字遥相呼应,对话智慧的光芒。

今时明月照我,也曾照古人。



书里书外皆风景

严洁摄

开卷有益

无问西东,何惧前路

□陈丽

办公室窗外的天色渐暗,夕阳灿烂,带着闽南潮湿咸香的味道。连着两天熬夜,终于在此刻读完蔡崇达的长篇小说《命运》。走出办公室,头是胀的,小腹是胀的,眼睛也是胀的。硬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终不是无孔不漏,夕阳硬是将最后的辉煌穿越棱角承重柱间的空隙投射进略有陈旧的楼道,铺排下一段金色的地毯晃人双目,走在上面让人不由生出了凌驾光阴穿梭时空的错觉。

也是,毕竟我只用了不到两天时间就陪着书中阿太重走了一遍她99岁的旅途,跟着她俯瞰了那些生活在闽南沿海小镇的人们带着潮气的海腥味的浓郁人生。

阿太的人生在濒临大海的东石镇上铺开,像一艘上世纪六十年代悠悠的木帆渔船,缓慢却颠簸,每一个途经照面的生命个体被连带着串成了她起伏的一生的际遇,将99年的生命延展得五味杂陈。神婆、杨万流、蔡屋阁、王双喜、杨北来、杨西来、百花、水得、郭地瓜、黄芋头、村长……闽南小镇上的人们在熙攘热闹的大世界中,各自笼罩着独属于自己的小宇宙,悠悠地走在时间的轨道上,拥挤却又孤单。在这场不可逆的单程旅途上,每个人都应承下了生命嘱托的意义,想要划出一道犹如彩虹般绚烂的轨迹。可命运这个带着神秘的神秘家伙,总守在生命的元初之处,伺机联结随行,用花样百出的恶作剧试探人们的韧性,要人屈服膜拜。明明是殊途同归的事,偏偏还要折腾着从充满撕心裂肺的血水开始到充满撕心裂肺的泪水结束,偏偏还要给每个沐浴血泪洗礼的受众安排不同的角色,让每个角色混合在鸡鸣狗吠的世间演绎不同的故事,热闹的,纷杂的,温情的,静谧的,浓墨重彩的,言简意赅的。它用最美的憧憬诱惑最向往的灵魂,用最独一无二的手段考验所有的年富力强的、明眸善睐、两情相悦、细水长流,让纸醉者不得孕育,情深者不得团圆,忠孝者不能两全,背负所有奔赴山海而来的人淹没在不可预测的洪流中,面目全非。然后,它再引回眺望,让人巴巴地从初生时的单纯光鲜回溯到附着不屈的眺望,跳跃,挣扎,回旋,裹挟着漫漫人生,最终浓缩成简单的喟叹:命运啊,命运!

命运就是这样,总喜欢把自己打扮得神秘高冷,不可把控。可那些坚韧得如同野草般的芸芸众生从来不惧慢慢靠近它,或惶恐或清明,或放犒或坚忍,义无反顾地想要扯下它莫测高深的斗篷。这些鲜活的生命凭着生存的本能在泥泞的生活里掷地有声地硬扛着命运无声无形的钝磨。不畏前路未知,不惧皮囊破损,即便是死亡也不过是一场临时的离别。彼此缠绕的生命个体总会向着海海人生,昂扬着信念在另一个时间另一个空间相遇,充满重构。

真正的勇敢,从来都不是知道结局才行动,而是明知前路迷茫却依旧能从心前行。芸芸众生初降世间时,不是早已用石破天惊的啼哭喊出了一篇出征人生前的讨伐命运的檄文吗?

无问西东,何惧前路。

……

回到办公室,呷了口清茶,刚想动身回家,才发现窗外原本金色的夕阳竟消失不见了,天空阴沉着脸,咳嗽了几下便毫不留情地下了瓢泼大雨。闽南夏季的天气就是这样善变。钢筋水泥的办公大楼再次显现出它坚挺可靠的一面。我被耽搁在混沌潮湿的夜幕中,原本的用餐计划只能暂时搁置。我埋怨地叹了口气抬头望天,脑海中却下意识地估计这雨下不久——因为我不饿。如果恰巧我很饿,这傍晚突降的暴雨就必定会不依不饶地一直持续到深夜。

忽然,我笑了,这唯心的论断。

可好像,我有点读懂《命运》了,也有点懂命运了。

清少纳言的笔是支会呼吸的芦管,轻轻一划就能洒开整片春山。我消除杂念,打开《枕草子》——这部用纤细笔触编织的平安京碎金录。“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我仿佛倚懒于某个临水的轩槛,任思绪随轻薄的纸页溯流。

《枕草子》与《源氏物语》并称“日本古典文学双璧”,该书与《方丈记》《徒然草》并列“日本三大随笔”。比起艰深晦涩的《太阳与铁》,或直逼真实的《中国游记》,《枕草子》的笔调闲而有味,像是少女怀春或窥视世界的笔记。一翻开,那些被光阴镀金的瞬间便沁着幽香静淌出来。

这一时期的清少纳言,是天皇皇后身边的女官。周作人说:“这短短的不到十年的期间,乃是清少纳言一生最幸福的时节,也即是《枕草子》里面所写者是也。”春日将尽,倚着檐廊数檐角的雨滴,这位细腻的女官以极简的笔触去临摹周遭的一切。比如她写日,日是夕阳,“当太阳已经落在山后的时候,还看得见红红的太阳光,有淡黄色的云弥漫着,实在是有趣”;她写月,峨眉月好看,“在东边的山峰上,很细地出来,是很有趣的”;她写香炉峰的雪,“从这里望去,像是给山峦披了件素袍”,将永恒的自然化作衣袂翩跹的刹那。她的四季有自己的偏好,春是曙为最,夏则夜,秋则黄昏,冬则晨。

她漫步宫廷的廊回,将紫宸殿前的梧桐叶比作舞姬褪色的衣袖。她看贵族少年策马而过,惊起满地落英,便觉“连悲伤都带着樱花的气息”。就像千利休将茶筌击拂出的泡沫看作人生幻影,清少纳言将一切自然与生活中精致美好的事物细细体恤,然后在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颗丹。

断片式的寥寥数语,文字清淡却饶意趣,果真是“风从哪页吹起,便从哪页读起”。

万般皆生活,《枕草子》是平安时代的美学标本。清少纳言用纯净简明的笔触,“印象”定格了日常生活、风物自然、宫廷趣闻中稍纵即逝的美。世间寻常的事物,经其性灵的审美感知,不疾不徐地落墨纸上,开出花来。她让我联想到孟晖去研究潘金莲的发型,撰写《花间十六声》;朱光潜探索人文学之美……美学是个太过宏大的命题,或许生命本无意义,然而我仍愿以生活之美、文学之美滋养自己,让心灵日趋丰盈、坚实。

我们常感慨城市这样的“钢筋森林”闻不到“踏花归去马蹄香”,听不到白居易的“高山流水”,很怀念那个离我们越来越远的精神家园。但事实上,我们只是缺少了清少纳言那般澄澈看待事物的眼睛。

合上书卷,我恍惚地看到那位身着唐衣的女官立于清凉殿前,任晨风掠过她发间银铃。隔着千年时空,我所幸还能借着字纸与她相逢,浏览那些被封存的春樱秋月。我隐隐听到历史回廊深处的叮叮,带着辩证的智慧;深邃的美,永远存于即将消逝的此刻。

跟着清少纳言「趣」发现

□何纯洁

微书话

为戒手机,临睡前我尽量找本书翻翻。最近看蔡珠儿《彩食记》,自觉一本美食书应该适合一个想要准时入睡的人。初衷没错,未料文章好精彩。

我坚信活在当下,享受当下。热爱生活的人势必懂得享受食物的美好。作者蔡珠儿一定是一个生活的有心人,因为她把这些荔枝野菇鸭肝肥肠写得这么好,这么有滋有味。比如她说:“鸭肝肠腩滑酥酸,扑鼻一股玫瑰露香,粉柔丰实,非常迷人。”然而鸭肝肠含饱和胆固醇和亚硝酸盐,又让人忌停。于是蔡珠儿又说:“以前只图痛快,肆无忌惮满嘴油光。现在食生怕死,面对浓肥美物,不由左右踌躇,天人交战,期间激烈的挣扎与罪疚,可能比通奸还厉害。”

好的美食文章不单单讲食物,还谈食物背后的人、事乃至情感。《红萝卜蛋糕》中写道:“……妈妈喜欢做菜,她把这点遗传给我。上百个教友聚会,妈妈巧手烧出狮子头、熏火腿、枸杞海鳗、卤猪脚和麻油

味的童年伙食报复”。抱歉,这不算美好的开始,但很真实。我们都或好或坏受到童年的影响,努力地各自长大。每人都要想办法,从生活里找寻某种安慰。一定要热爱生活,至少从热爱自己

珠儿说:“坠落的滋味真鲜美,这才是泡面最厉害的调味包。”对啊!饮食文字有各种路数,有些沦为食谱,我不喜欢这类说明书读物;我喜欢朋友谈天似的分享,分享她(他)独特的美食经验或与美食在一起的故事和回忆。梁实秋的《雅舍谈吃》里有一个美好的老北京;蔡澜的《乐得未能食素》就像远住香港街市的好友,偶尔发现一家小店后又想自惜又忍不住要炫耀的心情。

蔡珠儿的《彩食记》,我克制着花了两天慢慢看完,然后成功地晚睡了。一本好的美食书会让人想半夜起床煮个蛋羹。莞尔之余,我想若要安心安宁,还是读哲学吧,康德、黑格尔之类的,反正读不懂,却容易催眠。

透过美文“尝”美食

□蔡宇飞

鸡。然而家里的饭桌上,她只马虎炒碟蔬菜,舀点腌菜酱笋,再拼凑些发黑的剩菜。她刻苦俭省,认为此生只是过渡,凑合着塞饱就算,到了彼岸自有福享。”于是“这深深伤害了我。为了平反,成年后我对吃饭异常执着,讲究烹烧和拼盘,对身体不好,但我仍然时不时难抵这种冲击。蔡

的一单食一瓢饮开始,如蔡珠儿。《泡面民粹论》让我联想起好多年前的大学宿舍生活。那时,晚回宿舍熄灯后某人开门端进一碗面有惨无人道的浓香。那是对我们寡淡少油生活的猛烈冲击。年纪渐长,明知泡面是“垃圾食品”,对身体不好,但我仍然时不时难抵这种冲击。蔡